



萬年長青

顏一炘 著

北京寶文堂書店

內 容 說 明

《万年長青》是反映首都人民建設十三陵水庫的战斗生活的，医学專家贺大夫来到工地，用旧眼光看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人民；后来被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忘我热情所激动，使他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加入到劳动的队伍里。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064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 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号16070·167 字數1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 3,100册

定价(7)0.11元

人物：李大爷——六十五岁，青年突击队队长。

王淑兰——二十岁，妇女突击队队长。

黄大夫——五十余岁，曾留学英国的骨科专家。

刘红——二十余岁的女青年，下放干部。

小金豆子——十三岁的小女孩，少先队员。

青年甲、乙、丙……

妇女甲、乙、丙……

时间：1958年3月。

地点：十三陵水库工地。

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一角，这一地区，这一阶段的劳动是“运土上坝”有汽车拉斗车，有人推轱辘车，挑土的人们紧张的劳动着，欢唱着。

土堆连着沙石堆，上面插着一面显眼的横旗，“移山倒海”另外，还插着一些大小不等的红旗，写着妇女突击队、青年突击队。

路是四通八达，左前方露出工地医疗站的帐篷之一部，广播器正在放送着音乐。妇女突击队、青年突击队正竞赛着。尖塔去，空腔回，挑土大军穿梭般来往不息，队员们欢声歌唱着。

一个穿红袄子梳长辫子的小姑娘，触目地在队伍里飞快的跑着，小孩子们喊着：“追穿红袄的姑娘啊！”“追啊！”“赶啊！”

老大爷挑着尖尖的两筐和小伙子們一样欢快地跑着，不时地喊着：“小年青子們！快赶啊，別拉下呀！”劳动的队伍欢唱着。

青年突击队队长李大爷和妇女突击队队长王淑兰，挑土上。

李大爷 妇女队长，竞赛是竞赛，要是不行，可別逞强啊！

王淑兰 得了，李大爷，红旗保险是我們妇女队的！——

你们完成多少了？

李大爷 不多，反正夠你们赶的！

王淑兰 妇女队加油干，咱们妇女一定超过他们男子汉！
大家哄笑下。

青年甲在內喊：“借光！劳駕！你怎么站这儿呀！”

黄大夫寻找着走来，看看周围，看见了医疗站的帐篷。

黄大夫（問挑土的人們）喂！請問你，这是医疗站嗎？

挑土的人只顧唱着跑着，沒有听见他的話。

黄大夫（走到帐篷前有礼貌地敲敲，里面没人应声，又走回两步，朝挑土的人問）对不起，請告訴我，这是不是医疗站？

青年甲（正挑着空筐跑来，看了他一眼，沒停脚步）是呀！医疗站！（跪下。）

黄大夫（又走到帐篷前，敲了敲，还是没人应声）奇怪了，没人！

一个十三四岁的漂亮姑娘，人家都叫她“小金豆子”挑着空筐由土坡上下来，恰好黄大夫由帐篷中出来。

黄大夫 喂，小同志，請問这是医疗站嗎？

小金豆子 医疗站！

黄大夫 医疗站大夫呢？

小金豆子 不知道。

黄大夫 你也是新来的？

小金豆子 我才不是哩！

黄大夫 你来多久啦？

小金豆子 天天来，嗯，有几天哪！

黄大夫 你是在这干活的吗？

小金豆子 我不干活，来干吗呀！（要挑土下。）

黄大夫 你挑的劲这个吗？

小金豆子 你瞧着喂！

黄大夫 谁让你来挑土的呀？

小金豆子 当然有人啦！

黄大夫 你多大？

小金豆子 你管哪！（挑土下。）

黄大夫 有问题啊！

王淑兰与二、三妇女挑空筐回来。

黄大夫 喂，同志，这是医疗站吗？

王淑兰 是啊！

那两个妇女忙忙的走了。

黄大夫 大夫呢？

王淑兰 不在这儿，就是到工地去了！

黄大夫 工地？——这么一大片，叫我上哪儿找去呀？

王淑兰 你要瞧病呵！那你到那儿（指坡上）广播站让他

们拿大喇叭给你喊喊好啊！（转身欲下，脚上有破伤，

不自覺地顫了一下。)

黃大夫 等等，給我瞧瞧！

王淑蘭 什麼？

黃大夫 你的腳。

王淑蘭 我的腳，沒啥！

黃大夫 同志，小病不治會成為大病的。

王淑蘭 什麼病不病的，我沒功夫！

黃大夫 你們怎麼啦？有病都不治？

王淑蘭 哎呀！我可沒工夫再跟你說話了。(跑下。)

李大爺挑着空筐跑上，用眼睛四處掃了一下，就跑到醫療隊的帳篷前，掀帘向里找什麼。

黃大夫 老大爺！你是看病嗎？你看見醫療站的大夫沒有？

李大爺 你找大夫？你有病？你是義務勞動的？哪個部門的？

黃大夫 不！不！我沒病！(看李大爺)老大爺！您高壽了？

李大爺 還小哩！我屬馬的！六十五了！——可我只報了五十三，節約了一輪！

黃大夫 六十五？能行嗎？

李大爺 不行？告訴你！我還要為社會主義干上二十年呢！

黃大夫 好啊，干二十年，好啊！可是，成問題呀！

李大爺 什麼問題？——我們這兒就有一個問題：為什

么人还都得吃饭睡觉？

黄大夫 这叫什么问题呀！
李大爷 嘿！问题大哪！要是能够不吃饭不睡觉呀，我就一天干它二十四个钟头！

黄大夫 (认真地)那怎么行呀！
李大爷 是不行啊！——嗨！没功夫跟你说话了！（挑着

筐匆匆跑下。）

黄大夫 (看着李大爷的背影，摇头自语)这样看起来，发生骨折的事故，一点也不奇怪了！

下放干部刘红，是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穿着白罩衣，戴着白小帽，匆匆走来，没注意黄大夫，直奔医疗队的帐篷，进去即出。

刘红 (自语)嘿！没人！

黄大夫 (以为刘红就是医疗站的医生)人都走了！（走近她，以老师对学生的口吻）我问问你？你们这作的是什么工作？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什么？是人，人，再说一遍，人！我们要对人负责，对人的生命负责，对人的健康负责，没有人，什么计划什么理想，什么远景都是空的！你，你知道吗？

刘红 是啊！您怎么啦？

黄大夫 你说你们负起这个责任没有？

刘红 我们什么事不负责啦？

黄大夫 你们什么事负了责啦？超龄的老人，不幼年
龄的儿童，都来干这么重的活兒，有病的不肯看

病，你應該懂得輕傷不治會變成重傷，小病不治會成大病，你說說，這叫盡責么！

劉紅 可是輕傷不下火綫，他們不來治么！

黃大夫 所以醫療站就唱空城計？

劉紅 不！經常也有人，不過，總是送上門去多，每天都到工地去檢查，有傷病號隨時隨地治療，沒有就參加勞動！

黃大夫 你也參加勞動？

劉紅 當然參加呀！

黃大夫 也跟他們一樣拼命挑土？

劉紅 我還參加競賽哪！可是，倒底鍛煉得還是不夠啊！比起人家來……

黃大夫 (搶說) 不行！不行！勞動強度太強了！人受不了！

劉紅 不！受的了！不信呀！你干干就知道了！我剛一來的時候，看着也心思一定受不了，我還下了決心：為了修好水庫我豁着掉五斤肉哩！可是啊！嘿！要等那水庫修完了，我至少得長五斤肉阿！

黃大夫 那是怎麼回事？

劉紅 這個勞動啊，又治饑，又治懶，又治神經衰弱，現在我飯也吃得多了，覺也睡得香了，(擡起袖了)瞧我胳膊上的肉都硬了！(熱情地介紹經驗)我告訴你個窍门呀！(一邊動作着)你挑起上筐來，要提起腰板，把胳膊掄開，跨大步，讓土筐子，扁担跟身子

一股勁，這樣，又快，又輕，又有長勁！

黃大夫 可你的任務，不是挑土啊！

劉紅要說什麼還沒說，王淑蘭挑担跑上，一邊挑一邊向劉紅招手。

王淑蘭 小劉啊！今兒個怎麼給我們改善生活呀？

劉紅 我告訴你呀！（走到王淑蘭跟前，玩笑地）保密！

王淑蘭 再好着點！我們這拖拉機就指望着你給加油哩！（說着跑下。）

劉紅 加油干吧！錯不了啊！

黃大夫 什麼？她剛才問你什麼？

劉紅 “改善生活”呀！

黃大夫 “改善生活？”什麼意思？

劉紅 就是問我，今天給他們作了什麼好飯？

黃大夫 什麼？你還管作飯？

劉紅 是啊！

黃大夫 （不滿地）干脆改行了？——哎呀！同志！你怎麼還作這樣的事呀！

劉紅 （端詳了黃大夫一陣，想了想，找出了答案）嘿！同志！你是頭一天來這兒勞動吧？告訴你，不用多呆上三天你就知道了：這個水庫工地決不是一個平常的勞動場所，而是個實實在在，富有生命力的、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大課堂！

黃大夫 什麼？

劉紅 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大課堂！

黄大夫 大課堂！(深思，还要再說什么。)

李大爷挑着担子跑上，看見刘紅就亲切地一边走一边招呼。

李大爷 小刘啊！今兒吃了飯，还参加她們妇女突擊队嗎？

刘紅 当然参加啊！今兒我还得跟您鏖着干啊！

李大爷 好啊！今兒我还得把你給拉下呀！

刘紅 不一定啊！干着瞧吧！

李大爷 对！干着瞧啊！哈哈！(急急跑下。)

黄大夫 (指給李大爷的去处) 看看！六十五岁的老大爷，你們还要跟人鏖着干哩！

刘紅 哎呀，同志！我干不过他老人家呀！不信你去試試！

黄大夫 我？……

刘紅 是啊，別看你是男同志，也沒他岁数大，可你呀！准……

黄大夫 (替她說出) 准也干不过他！

刘紅 对呀！

黄大夫 可是我的任务不是来跟他鏖干上的！

刘紅 (兴奋地向黄大夫) 哎！同志！經過这些天的劳动，我深深体会到：当个大学生容易，当个劳动人民实在难啊！

黄大夫 嗯！是，确实不簡單啊！——可是你也不能撂下你本身的业务不管呀！

刘 红 本身业务？

黄大夫 是啊！（犹豫不决）应该对人的安全负责呀！

刘 红 我们的安全公约一向执行的很好啊！

黄大夫 那为什么出事故？

刘 红 出事故？工伤事故？

黄大夫 嗯！重伤号！

刘 红 重伤号？

黄大夫 嗯！骨折？

刘 红 骨折？

黄大夫 前天送到我们医院急诊的！

刘 红 您是大夫？

黄大夫 嗯！我亲自给动的手术！

刘 红 情况严重吗？手术经过怎么样？

黄大夫 为了保存他的腿，我们几个人这两天两夜给想

尽了办法，他的腿是保住了，可是作为一个大夫，

我更要亲自来看看。我要看看这个工地上是怎样强

调劳动，却忽视了人的安全！

刘 红 噢！您不是来义务劳动的！

黄大夫 我问你，一个医务工作者能允许这样的重伤事

故在工地上发生吗？

刘 红 当然不能允许！可是黄大夫，我们这没有这样

的事故，您那个病人是哪儿送去的？

黄大夫 水库。

刘 红 好几个水库呢！不是我们这儿吧？

黄大夫 双反运动都进行到今天了，你还这么官僚主义

啊！这叫什么气？

刘 红 没有，真是没有啊！

黄大夫 你是从哪个医院来的？

刘 红 我？我不是从医院来的。

黄大夫 那你是私人开业的医生？

刘 红 我？我不是医生呀！

黄大夫 那更是拿人的生命开玩笑了，你在哪儿学的
医？

刘 红 我没学过医呀！

黄大夫 那就更糟糕了！工地上怎么能允许没学过医的
人来当大夫！

刘 红 (奇怪)我？我不是大夫呀！

黄大夫 那你……(看着刘红的打扮。)

刘 红 (也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恍然)噢！闹半天你把我
当成大夫了！我说怎么回事哩！(不禁笑了起来)哈哈，
可真逗呀！

黄大夫 你不是大夫？那你是？……

刘 红 我是新农民，跟我们社员一块来修水库
的！

黄大夫 (糊涂了，指指她的白衣)那你这是……

刘 红 大师傅请假了，我们大队长分配我到伙房去工
作几天，——我现在呀，是十三陵水库工地上的炊
事员！

黃大夫 对不起！对不起！——那你是到這兒來看病的？是外傷嗎？

劉紅 不，我是來找大夫的，我給簡易病房訂了個菜譜，想跟在大夫研究研究，看看營養夠不夠！

黃大夫 对不起！你不是大夫，就難怪你不知道了！

劉紅 快吃飯了，您就在帳篷裏歇會兒，我看見大夫就叫她來！

黃大夫 對！我一定要當面問問她！

劉紅 回見，您貴姓啊！

黃大夫 我姓黃！

劉紅 黃大夫！再見！（走。）

黃大夫 （想起什麼，叫住她）喂！喂！你把你訂的那個菜譜給我看看！

劉紅 好！（掏出一張紙給黃大夫。）

黃大夫：（仔細看，負責的點點頭）嗯！菜譜訂得還科學！營養還夠，就是最好再增加一些富於維他命C的東西。

劉紅 好！一定多給加一點青菜！謝謝您，黃大夫！
（匆匆跑下。）

黃大夫 （看着她走後，自語）噫！真是！

廣播聲：“同志們請注意：今天我們工地上又發生了丟扁担、丟鋸子的事件，我們安全保衛組是要負責任的。也請同志們協助，社員們如果發現編制不在本隊的人，請通知保衛組……”

黄大夫：（指着声音来处，不满地）这是怎么回事？工地上怎么还有偷东西的？

小金豆子手挑着一满筐土，匆匆忙忙跑了来，一切不顾，
照直就往医疗站的帐篷里鑽。

黄大夫：（追喊）喂！喂！出来！出来！
小金豆子人已进去，可是后面的一个筐子还露在外面，
黄大夫抓住后边的扁担头就把她拉了出来。

小金豆子：（恳求地看着他）叔叔，叔叔，请你叫我进去吧！

黄大夫：（慈蔼地教师那样）小姑娘！你叫我跟你说：这
里头是医疗站，是最要讲卫生的地方，你怎么能把
一个土筐给弄了进去呢？

小金豆子：可是……

黄大夫：（不容她分辩，按着她的肩膀就往帐篷里走，放在毯
子边上，又按着她坐下）有什么病？

小金豆子：（糊里糊涂）你是新来的大夫？

黄大夫：（问）——什么病，发烧不发烧？（我替她去解她的围
巾——她用三条围巾，围的挺严实，差不多就露着眼睛。）

小金豆子：（挣扎着不叫他解）不！不！别解！

黄大夫：（是替她去解围巾，仍在解。）

小金豆子：（还在挣扎）不！不！没有，没有！

黄大夫：（仍然慈蔼地劝慰她）小姑娘，你别怕！我是个普

科大夫，可是，一般的内外科，就地都能治一治！快解开，让我看看！（没让她给解……）

广播：“同志们请注意……”

小金豆子（一下跳了起来）不！不！（急往帐篷跑。）

黄大夫（强按她坐下）别怕！我先在这儿给你看看，坐下！听话！那有病人不听大夫的话的？（强按着她，让她解；小金豆子异常不安。）

广播：“……五大队青年突击队和妇女突击队的竞赛，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加油啊！看红旗叫谁抢去呀！”

黄大夫（抓抓头）就为那朵红旗，就连命都不要了？小金豆子（躲开了后面的广播，已经平静了下来，听了黄大夫的许多话，又跳了起来）唉！叔叔！你这话说得可不是不源则有！

黄大夫（已经完全给她解开了，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胸前的红领巾闪着光，襯托得这个姑娘更加美丽，他看着她，没注意她的“批评”，不解地）你？这么漂亮个小姑娘？你到这地方是干什么来的呀？

小金豆子（无足为感）我？我是来跟洪水赛跑的呀！黄大夫（熊样）……

小金豆子 跟洪水赛跑！跟时间赛跑！——两乘女来，工程要是没完，就全冲了！黄大夫（和……）你十几？（细看）噢！你就是刚才那个小姑娘？问你年龄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金豆子：我，我就是不告诉你！

黄大夫 你叫什么名字？

小金豆子 叫……

黄大夫 也不告诉我？

小金豆子 社里人都管我叫“小金豆子”。

黄大夫 哈哈！小金豆子，这个名字不错呀，小金豆子！

这土你挑得动吗？

小金豆子 怎么挑不动？哪一趟我都是挑满筐啊！

黄大夫 挑满筐？我看你还没有两满筐上沉哩！怎么会叫你来挑土！（检查她的头部）你伤在哪儿啊！

小金豆子 伤在……？噢！噢！这儿！（随便一指。）

黄大夫 （一边检查，一边自言自语地）这么小就参加这么重的劳动，怎么会能不受伤呢？——小金豆子！你是动员来的吧？

小金豆子 （像是受了侮辱似地）动员？——红领巾还用人工动员？！我是自动……（忽然想起什么，不说了。）

黄大夫 自动？好啊！——可是你这么小，能使出多大劲？能起多少作用啊？

小金豆子 噢！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呗！将来十三陵水库修成了，一看，那大坝上也有我小金豆子挑的土，多光荣啊！

黄大夫 对！那倒是光荣呀！

小金豆子 （突然）叔叔！我看你是不看报啊！

黄大夫 （没想到她给下这么个结论）怎么？我不看报？

小金豆子 叔叔！你没看“水库报”？人家“七姐妹”，

顶小的才十四岁，还是个队长呢！

黄大夫 十四岁？还当队长？

小金豆子 是啊！（听他那些话，感到有些奇怪，看着他）叔叔！

要我说话！你准是不看报，你准是不了解修这十三陵水库的偉大意义！

黄大夫（不覺大笑）哈哈！小金豆子！你可真是逗啊！

我？我会能不了解修十三陵水库的意义？我还申请过到这儿的医疗队里来哩！

小金豆子 也来挑土？（端詳端詳他）你挑得动嗎？

黄大夫 我？……

小金豆子 你能挑多少？

黄大夫 我能……？（自己确实也不知道能挑多少。）

小金豆子 你有多大劲？

黄大夫 多大劲？（肯定地）反正比你的劲大呀！

小金豆子（不服地跳了起来）那咱们较量较量！（拉着他就要往土筐那兒走。）

黄大夫（看看那两满筐土）各尽所能，也不必都挑土啊！

小金豆子 叔叔，你知道“五爱”都是什么？

黄大夫 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

小金豆子（搶說）爱劳动！——我看，你就不爱劳动！

黄大夫 嘛，好大的帽子呀！（摸摸她的头）可是，我亲爱的红领巾同志，你这头上一点伤也没有啊！

小金豆子 我……我是……

广播：“同志们请注意：誰发现偷筐子的人，請赶快